

李光耀三訪大陸的不同任務

羅石圃

新加坡與中共沒有外交關係，北平在兩度邀請李光耀總理訪問，而未達成使此一以華人為主的「東協」國家，繼大馬、菲、泰之後與它建交的情況下，何以又邀他於今（一九八五）年九月三度訪問大陸？一向強調不向美國低頭、不與英倫同流合污、不靠攏北平而有硬漢之稱的李光耀，為何又接納邀請，不惜三度作大陸之行？任務何在？與他一九七六及八〇年的兩度訪問又有何不同？

（一）首次訪平時的國際背景

一九七六年五月，新總理李光耀首次訪問北平，當時的國際情勢使東南亞感到不安的，為印支三邦都已在赤浪中沉淪，美軍面對經過十年苦戰協防的盟友橫被共軍席捲，竟然袖手旁觀，蘇聯於支使越共囊括南越後，使得中共在印支三邦的勢力，只剩高棉的一隅。在永珍已有傾向越蘇的跡象時，克宮即將布列茲涅夫倡導的「亞安體系」，向東南亞自由國家加緊推銷：強調和平共存，不許干涉內政，互守戰後傳統國界，以談判解決爭端，而由時代錯誤所形成的國際組織如「東南亞集體防衛公約」等，都必須廢除①。

很顯然，此一時期，蘇聯在東南亞伸展霸權的企圖，更積極地謀求以「亞安體系」為掩護，由它以盟主地位，一方面將美國

註① 〈俄駐新大使談亞安體系〉，《星島日報》，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一日，二版。

殘餘勢力全部驅除；一方面阻止中共在東南亞擴張勢力。當一九六八年，華府將越戰付諸巴黎和談時，蘇聯除已爭取到了新、馬與它建交外，又夥同東歐各國向東南亞國家開拓貿易，遂使泰國與印尼亦興起了對莫斯科及東歐開拓貿易的熱潮^②。

以經貿立國的新加坡，對爭取國際市場，向不後人，所以在與蘇聯建交後，即讓其往來於印太兩洋的船舶，以新加坡為停泊及修護中心。從一九七二至七六年，在新修護的蘇聯船舶，已多達六十餘艘，支付的費用，高達一千六百多萬美元，且更謀求租用英軍在新留下的港口，而在新設立的「莫斯科銀行」，既屬蘇聯在東南亞的經濟作戰中心，而一九七六年二月，新蘇又已簽訂「文化科技合作協定」，同年四月下旬，新外長拉惹勒南應邀訪蘇，又增進了兩國雙邊貿易及工業合作關係^③。

這些情況，都使中共不能等閒視之，甚至有如芒刺在背，遂不得不邀請新總理李光耀訪問北平。

(二) 李氏對華國鋒的古戰

當一九七六年五月，李氏應邀訪問北平之前，「亞西安」國家中之菲、泰都已次第繼馬來西亞之後，與中共建立邦交。印尼雖堅持不與北平恢復外交關係，但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鑒於美國尼克森總統已訪問北平，雙方並決定互設「聯絡辦事處」，又安能不步大馬、菲、泰後塵？因此，中共對此一東南亞小國寡民而又沒有邦交的新加坡總理到訪，所安排的歡迎場面之盛大，已超過了對歷年來建交國家元首的蒞臨，甚至美總統尼克森與福特的先後到訪，也無法與此比並。

當時以中共主席兼國務總理的華國鋒，在歡宴李氏的致詞中，即曾表明新加坡與大陸人民同屬炎黃裔胄，有此血濃於水的關係，所以對李氏的到訪，在歡迎上，無須計較已否建立邦交？何況新加坡乃為第三世界國家，與中共一致站在反對超強立場，使關係尤其親密，由此可見北平邀請李氏往訪，早已安排了促使新加坡與它建交的圈套。不料李氏在答詞中，一則表明新加坡大多數居民，誠然與大陸人民都屬炎黃後裔，血肉相連，但在新加坡人民的心目中，遠親不如近鄰，對「東協」盟邦以及新國多元民族的親切，比遠對大陸華人尤有過之^④，乃使北平企圖利用民族感情，拉攏新加坡的陰謀以及藉此離間新加坡與「東協」國家關係的居心，因而粉碎。

接著李氏又指出：新加坡誠然屬於第三世界，惟以中共擁有廣土衆民，自稱為第三世界一員，未免自謙，弦外之音，暗示中

註② 入蘇俄對東南亞策略之觀測V，本刊，第十九卷第九期，拙著。

註③ 入李光耀訪問北平的評估V，本刊，第十五卷第十期，拙著。

註④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二及十四日，二版。

共應屬超強，新加坡及其他第三世界各國，斷不敢與中共並肩反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期間其他各國領袖訪平後，例必以聯合公報表明與中共共同反霸，連尼克森與周恩來所發表的上海公報，也表明了華府與北平一致反對任何強國在亞太地區建立霸權；而此次李氏訪平却沒有發表聯合公報，乃由於他不肯趨附北平而反蘇聯。至於他此次大陸之行任務何在？最主要的還是貿易。新加坡與中共的貿易總額，雖從七一年的四億五千三百卅萬新元，躍升到七五年的七億八千二百萬新元，惟新方的逆差則相隨增加。對大陸貨品，新商雖多屬轉口且可從中獲得利潤，但李氏仍要求中共增購新方急於推銷的工業產品，俾便使雙方貿易額趨於平衡，繼後中共果向新方大量購買鑽油臺等工業產品⑤。

(三)第二次訪平的任務

李光耀首次應邀訪平，除以舌劍唇槍對中共領袖加以反擊外，並已了解中共每次邀請各國領袖訪問於觥酬交錯的同時，必然暗中支使各該國共黨升高顛覆叛亂活動，以示它斷不會爲了爭取新交而犧牲舊夥。所以李氏在大陸之行以前，即秘密逮捕潛伏的共黨幹部五十名，且於返國後，立即將其中具有大馬籍的共謀十人交予吉隆坡，並讓其餘的共謀在電視上公開表明參加共黨及受外國共黨哺育挾持的情形，不禁使人聯想到他們的幕後指使者乃爲中共。

更重要的，是新方將十名具有大馬公民身份的共謀，送交吉隆坡審訊，從而牽出了一批批潛伏新馬專事挑撥兩國當軸關係而使其互相傷害的共幹，其中若干被馬政府視爲民族文化鬭士和被拉薩克用爲宮庭衛士的人；也都著眼於實施挑撥新馬兩國相互仇視的陰謀，俾便爲共黨奪權鋪路。所幸在新馬共謀案爆發後，兩國當軸經過反省而痛定思痛，遂不得不推誠相見，乃奠定了新馬領袖真正和衷共濟的始基⑥。這可說是李氏首次訪問大陸的間接收穫，至於李氏拒絕與北平發表聯合公報，又顯示當時新加坡在外交上，乃著眼於促使美、蘇、中共勢力的平衡。如果大家不否認各國領袖的訪問，乃屬外交作戰的一環，便不難窺知李氏的初次訪平，可謂戰果輝煌，不過中共也並非沒有戰果，諸如藉此換得了新方准許其經貿高層人員入境後可以作三個月的居留；繼後又以洽購新方工業產品，俾便平衡雙方貿易額爲理由，中共經貿官員紛紛入新，從而形成了中共以新加坡爲其經貿伸展的中心⑦。

註⑤ 同註④。

註⑥ 入李光耀的蕭清共黨行動，臺北《中國時報》，一九七六年六月九日，二版專欄，駐港特派員康銘叔撰，及入新馬面臨的共黨滲透危機，本刊，第十六卷八期，拙著。

註⑦ 同註③。

李氏一九七六年首次訪平，拒絕與中共聯手反霸，但他於一九八〇年底，應邀二度訪平的主要任務，則為討論「東協」與中共聯手反霸問題。由於此一期間，越南挾蘇援揮軍侵棉，使「亞西安」位於前哨的伙伴泰國，已進入虎口邊緣，其他成員國亦危如累卵。至中共出動重兵攻入越北，迫使河內從高棉戰場抽調勁旅北返馳援，在此一圍魏救趙的戰略下，不僅是棉共流亡政權受益至大，「東協」國家所受的壓力亦大為降低，因此，「東協」即斷然加入北平推行的反霸戰線，且在外交戰線上作為先鋒。

一九八〇年，「聯大」再度通過保留「民主高棉」流亡政府代表權，正是「東協」國家在外交戰線上努力的成果。李光耀在「聯大」通過此案後，立即代表「東協」表明：(1)「民主高棉」政權，由於在波特當政時的暴虐嗜殺，已在國際間惡名昭彰，此次「聯大」雖已決定保留其代表席位，如果不能迅即改組，使非共棉人抗越領袖——諸如施亞努、宋山等加入執政，則高棉在「聯合國」的席位，遲早都會由金邊取代；(2)「東協」雖與中共的聯手反霸，但基於此一區域組織各國，都有北平支使的共黨叛亂奪權，假如中共不能切斷其與各國共黨的關係，則「東協」與中共便無法不分道揚鑣⑧。

中共扶助棉共復活，不僅是對抗越蘇，亦在圖謀「東協」。因其會員國都有中共的造反夥伴，一旦棉共重返金邊，北平即可在棉境設立基地向各國輸出戰爭，可見「東協」與中共聯手反霸，無異引虎拒狼。李氏的話，便是在反霸戰線上對北平加以反制，其後，高棉抗越三邊聯合政府的組成，及趙紫陽分訪「東協」四國，表明北平此後對各國共黨，不再予以軍援，只保留政治與道義關係，都是李氏二度訪平的成果⑨。

(四)第三次訪問的行程與任務

今年九月，李光耀又有第三度訪問大陸之行，任務何在？與他先前兩度訪平的任務有何不同？從雙邊關係來看，以經貿立國的新加坡，這幾年來，與大陸的貿易已迅速發展，中共已躍升為新加坡的第七大貿易伙伴，雖然其貿易額只佔新加坡外貿總額的百分之三，但發展得相當快速，已從一九七九年的十三億新元，增加到一九八四年的卅四億新元，亦即在五年的時間內，增加了一倍半。顯然這與中共的所謂經濟改革有關⑩。

李氏一直認為中共能夠致力於經建繁榮，不僅對中共本身有利，亦可形成北平趨向於愛好和平，新加坡及「東協」國家，也

註⑧ 李光耀答《遠東經濟評論》主編問，一九八〇年九月廿六日《南洋商報》刊出，三版，及本刊第廿卷第十二期，拙著《趙紫陽訪問「東協」四國的評價》。

註⑨ 《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二版。

註⑩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中國之旅特輯》，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第六版。

會得到一個貿易伙伴。因此，新方已與北平互設「貿易辦事處」，並開闢空中航線，俾使增進雙方貿易往來。所以近三年來，新方很多企業，通過了不同的方式打入大陸，包括設廠、建築旅館、設立銀行辦事處等。還有一些新方的法定機構或私人工廠，也爭取到了中共的合約，承建基本設施。面對世界經濟景氣低迷，新加坡的經濟成長已由突飛猛晉，一變而成爲負成長，如何促使與中共經貿關係繼續增進？其關鍵繫於北平當權派能否繼續掌握政權，不致對經濟改革因人去而改弦更張？

李氏選擇在中共政權人事大肆更新之際，作三度訪問大陸之行，其行程又是先訪上海，再則濟南、西安，然後赴北平與中共當權者會談，再轉赴大連、廈門、廣州、深圳等地參觀^①。從表面上看：李氏此行，着重在對大陸經貿關係的開拓，所以他將上海列於訪問北平之前，而他參觀考察的大連、廣州、廈門、深圳等都是中共的開放城市及經濟特區，可知他此行的着眼點所在。他抵達上海之初，北平正忙於高層人事走馬換將，而各地領導班子，則已經推陳出新，他先與地方領導者接觸，既可窺知這些年輕共幹的思路與作風，是否比老共幹進步開明，俾便判斷鄧小平等務實派，前途發展如何？

不過，對世局的發展與東南亞的安危，向北平當權派的諮詢與進言，亦是李氏此行的另一任務。正如李氏的隨行記者之一的黎德源指出：談論世局，總不能離開東南亞的暴風眼——高棉問題^②。至於如何促使侵棉越軍全部撤退？經歷過了六年來的努力，雖始終未能如願以償，但「東協」國家在與中共聯手反霸戰線上，則已出現了分歧，根本原因，乃在於北平對「圍魏救趙」戰略有始無終。如何達成恢復高棉領土主權的目標？李氏必須代表「東協」向北平作出諍言。

「亞西安」國家在越南挾蘇援侵高棉之初，其所以不惜受美國影響，斷然決定與中共聯手反霸，乃鑒於中共出動重兵攻入越北，迫使河內在腹背受敵的情勢下，不敢再繼續南侵，藉以解除「東協」各國的危機。其後中共雖已從越北撤軍，但仍將此重兵陳列於越北邊陲，且經常向越邊挑釁，使越南不得不在北面調駐旗鼓相當的陸軍近六十萬人。每當侵棉越軍在棉西升高旱季戰局，中共亦揮軍向越北進攻，使越軍無法將棉人抗越軍掃穴犁庭，此乃「東協」並未因中共在越北撤軍而退出反霸戰線的來由。

惟在今年春間，侵棉越軍對棉人抗越軍的基地，次第掃蕩無遺。當時正在新加坡訪問的中共外長吳學謙，曾鄭重聲明：北平即將再教訓越南，但終成畫餅；而李先念訪問曼谷之際，正值棉人抗越軍最後基地大桐遭受四面圍攻之時，中共軍對越北亦未升高戰局，以致大桐終於失陷，且使泰國幾度遭到侵棉越軍進侵，「東協」今年年會決定此後對棉戰站在中立立場，顯示在反霸戰線上將與中共分道揚鑣。而大馬所提出促使高棉作戰雙方間接會談，再加上印尼與越南冠蓋往來密切——雙方外長及軍事首長互

註① 《星島日報》，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三日，刊載法新社，北平十二日電。

註② 《李總理三訪中國》，《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三日，隨行記者黎德源報導。

訪會談，且從中促使美越關係接近，更表示「東協」內部對反霸戰線的分歧^⑬。

很顯然，越南已看清了中共正在全力發展經建，斷不敢在越北再升高戰爭，以免將資金虛耗於戰場；而北平向「東協」承諾的一旦棉戰波及泰境，它必將再教訓越南，顯然只是虛張聲勢。所以侵棉越軍才敢在今春在棉泰邊境無視於楚河漢界，將三派棉人抗越軍基地一併剷除，且不惜幾度攻入泰境。中共陳列在越北邊陲的重兵，面對棉西戰局升高，抗越棉人部隊基地危在旦夕時，其所以並未出擊應援，正是由於北平不能將「四化」資金虛耗為戰費。以新加坡的立場而言，棉戰只能以政治解決，中共致力於經建，可以成為貿易伙伴，其餘「東協」國家亦深感北平無法以武力迫使越軍撤離高棉，所以「亞西安」十八屆年會決定對高棉問題，轉變為調人地位^⑭。

「東協」國家在與中共聯手反霸的陣線上，以泰國對北平最為熱忱，以致河內在宣傳方面，對曼谷一直大肆抨擊。惟自今年八月開始，新加坡亦被河內報紙與廣播抨擊得和泰國相同，對大馬與印尼所表示的願作調人，則十分歡迎，此不僅是爲了離間與中共聯手反霸的「東協」不再信任北平，也是由於深悉「東協」成員國對高棉問題解決的和戰分歧。其實在泰國內部，最近流產政變的原因之一，也是反對政府將中越共戰爭引入棉泰邊區。自前年泰國大選後，少壯派軍人認爲中越共之爭戰，應該以中越邊境為主戰場，其所以形成棉泰邊陲兵連禍結，乃由於曼谷政府惹火上身，而領導此次政變的克利安薩亦認爲，泰國對棉戰須站在中立立場，繼後並率團訪問河內^⑮。可知連位於前哨的「東協」成員泰國，其內部對棉戰亦認爲不應該站在中共的反霸陣營，故李光耀此次三訪北平，實負有與中共討論如何以政治解決高棉問題的政治任務。

(五) 李氏對中共的諍諫

北平早已了然於與它聯手反霸的「東協」國家，對它在侵棉越軍升高戰局時未能進攻越北而深爲不滿，但又苦於實行「四化」與教訓越南二者不可得兼，遂只有企求以政治解決高棉問題，如今棉共巨頭波特宣佈退休，將軍權交由以和善著稱的宋成執掌，同時棉共表示在高棉恢復領土主權後，將不再參加政府分享政權。而中共亦經表明：在高棉復國後，北平將承認金邊的非社會主義政府^⑯。棉共與中共的表態如此合拍，都是出於中共的策劃，此不但是爲了迎合河內所提的從高棉撤軍前提——必須除去殺

註⑬ 八當前中共對「東協」國家外策及其由來，本刊，第廿四卷九期，拙著。

註⑭ 同註⑬。

註⑮ 八泰國政變及其流產因素探微，〈中央日報〉，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一日，五版專欄，拙著。

註⑯ 八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年八月廿四日，引述李鵬面告美國會訪問團。

人魔王波特方可結束棉戰；最主要的，還是爲了拉住「東協」與它聯手反霸，因「東協」各國唯恐棉共復活後，中共將以棉疆爲基地，支援各國共黨叛亂奪權，故中共與棉共相率表明上述立場，藉以祛除「東協」各國的疑慮，

新加坡對非共棉人抗越部隊已畀予軍援，尤其着重於支援宋山旗下部隊。美國對宋、施兩派也給予軍援，在今年公開支援之前，美國「中央情報局」便早已秘密接濟。這些援助又都是由泰國經手轉交，顯示華府及其「東協」盟邦，早已作好了預防棉共復活後與中共聯手而危害鄰邦的準備，故中棉共的退讓言行，乃以彌補反霸陣線所出現的裂痕爲主，遷就河內政治解決高棉問題的前提，乃屬次要，李光耀此次訪問北平，趙紫陽與其會談後，大讚他乃爲鍾友^⑭，原因是李氏對於高棉問題，極力主張以政治方式謀求解決，俾便早日結束兵爭。但據法新社駐北平記者報導，鄧小平曾對李光耀說，儘管一般認爲越南對高棉的態度已趨緩和，實際上其併吞高棉的企圖，始終沒有改變。北平的外交官却認爲此乃鄧某對李氏力主政治解決爭端的反駁^⑮，是以李氏此行對中共的諍諫，有無效果，仍值得懷疑。

對中共而言：值此第七個五年計劃甫定之初，爲求大力進行經建，在高棉爭端方面，便只有尋求政治解決。站在新加坡的立場，更企望中共由經建而達成社會繁榮，俾使新方在經貿低迷已陷於谷底的當前，能在大陸開闢一個龐大的市場。正如趙紫陽對李光耀及其訪問團員所稱：新加坡與中共近年來在經貿方面的合作關係，不但逐年激增，且有龐大的潛力，極待合力發揮^⑯。無怪以貿易立國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於三訪北平時，竭力勸說中共當局，須以建設熱代替戰爭狂。

(六) 增進雙邊經貿關係的收穫

李氏此次訪問大陸所率領的代表團，包括總理公署高級部長拉惹勒南、貿工兼教育部長陳慶炎、財政兼衛生部長胡賜道，除前者爲前外交部長現仍負責對外關係策劃而外；後二人均爲經貿主管，可見新方對發展與中共經貿關係之重視。

近年來，基於新方經濟不景氣，工商業者對開拓大陸龐大市場，早已掀起了一股狂潮。大陸各都市皆有新方工商業者紛紛湧入，據中共「國際經技合作諮詢公司」總經理李兆麟透露：到本年八月爲止，新商在北平、四川、福建、廣東等地，已達成了一百零六項合營項目，包括在四川成都興建現代化酒店、在湖北合資興建建築器材廠、在山東煙台合建食品加工廠。這些都由新方

註⑭ 《星島日報》，一九八五年九月廿日，第二版。

註⑮ 《星島日報》，一九八五年九月廿一日，第二版，刊載法新社北平廿日電。

註⑯ 同註⑭。

提供資金、技術及經營管理知識，而由中共提供土地、勞工及其他勞務^{②①}。

中共「對外經貿部」副部長魏玉銘於今年七月初率團訪新時，曾向新方工商業者提出六十九個項目，歡迎新方投資，包括紡織、電子、食品加工、化工、農業、旅館等。魏某並稱這些乃是大連、長春、太原、杭州和重慶等地當局所擬訂的。他又指出，新方雖曾表明與中共建交將為「東協」國家殿後，惟在開拓大陸經貿關係上，則已領先，如一九八四年，雙邊貿易總額達十四億美元，比八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三，而新方在大陸的直接投資，截至本年七月，已達八千萬美元；而人員交往，自前年的二千人，增至去年的二萬四千人，預料今年將又達上年的一倍^{②②}。

新加坡工商業者如此熱衷於向大陸設廠投資，除企圖藉此緩和經貿不景的困境而外，據上年三月率團訪問大陸的新商會代表團長林繼民表明：「我們有意把勞工密集工業，轉向技術密集工業，所以在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的同時，期望將勞工密集工業向大陸轉移，這對雙方都屬有利」^{②③}。誠然新加坡由於工資很高，產品成本亦高，倘能在大陸投資設廠，便大可利用低廉工資製造產品，在世界市場競爭。新方為了使工業推陳出新，以致形成與大陸經貿關係進展得如此迅速。

(七) 結 論

新加坡及其「東協」伙伴國，無不致力於國內與區域安全，所以在消彌共黨叛亂顛覆方面，乃着眼於一向支使共黨造反的中共是否不再煽風點火。由於李光耀一向認為中共政權如果能致力於經建繁榮，便會比較和平。他又指出：促使中共統治下的大陸走向繁榮之途，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更需要北平有主觀的要求以及站在客觀立場的外國協力進行。李氏此次大陸之行，便負有此項任務^{②④}。

北平當權者與李氏會談時，一再感謝他對大陸經建措施的批評指教，並且應允擴展新商在大陸投資設廠的領域，除開放的十個區域而外，其他各省市對新商設廠投資亦表歡迎，且同意新商與各地方政府，簽訂合作協約。更贏得新方工商業者鼓舞的，是此次訪問已使雙方財經主管，簽署了「投資保障協定」^{②⑤}，從而祛除了新方對北平政權朝令夕改及人去政息的疑慮，尤其是李

註②① 入東盟加速接近中國，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五年八月廿四日，一版，凌明撰特稿。

註②② 《大公報》，一九八五年七月七日，刊載路透社新加坡六日電。

註②③ 同註②。

註②④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李光耀論中共經濟改革與新加坡工業。

註②⑤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年九月廿一日，一版，刊載隨李光耀訪大陸記者黎德源的報導。

氏向北平頭子們表明：中共企求與「東協」國家增進政治上的關係，通過經貿的密切往來，乃為重要途徑。中共方面對此頗表贊同。

不過李氏曾經預測：中共發展經貿，在五至十年之內，不致成為新方及其他「東協」國家在國際市場競爭的對手，因為他所生產外銷的，多是紡織品、成衣和傳統工業品，但等到中共在電子業方面能與美日及西歐跨國公司進行合作時，便將變為強勁的對手，所以新方必須向更高的技術密集工業發展^②。然而大馬「戰略研究院」對此的看法則大不相同，於否定了尼克森所稱使中共強大，有助於遏阻蘇聯霸權的伸張的同時，並指出一個經濟強大的中共，對東南亞的威脅更為增強，印尼亦有此同感。這又顯示「東協」國家對中共的立場，頗有分歧^③。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吉隆坡《星洲日報》社論，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十七版轉載。

中共文字改革之演變與結局

汪學文 著

中共對於「文字改革」，謀略多端，內容複雜，其主要目的在廢棄漢字、篡改歷史，進而破除中華傳統文化。本書詳述中國文字之結構與演進，並對中共「文字改革」工作，從理論與實際，分別加以論析。全書約廿餘萬字，二十五開本，計三百頁，每冊實售新臺幣二百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歡迎惠購。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行
郵政劃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帳戶